通玄眞經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玄眞經

徐靈府注

本館據鐵華館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通玄眞經卷第一

道原

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緩而聰聽綱於通津遂使性隨物遷生與物化夫不辰之故深大道之原持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矚事而即眞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疑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先天地生首出庶物萬象无形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窈窈冥冥寂寥淡漠言道性深微不可測不聞其聲非聲可聞非色可覩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既非聲非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今所言者即非眞號故曰強名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既无形象可覩豈有高深可測苞裹天地亳末受无形原流泏泏音骨沖而不盈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亳末受虛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泏泏水出之貌濁以靜之徐清如動而靜以濁而清施之无窮无所朝夕豈止旦莫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有物握之乃无形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言之幽闇明齊三景言之柔毛毳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

之則亡无可无不可變化无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麟遊鳳翔宿離不忒升況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謂遺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三皇伏犧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无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立應无窮天運動也地滯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雨施生蓄萬物應變无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修眞愼行所謂珠礦絕待虛凝自然復樸无爲爲之而合乎生死大道无心任物自然故曰无爲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自然亦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亦故曰合乎生死无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候察人事上法天時以察人情俾兇慝不作以致太平者也

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音讀各遂生成无相殘害）父无喪子之憂兄无哭弟之哀（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无天枉也）婦人不孀皆得工蜺不見（哀氣自匿）盜賊不行（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言上數者皆聖人享毒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化无窮）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存焉不宰之宰而眞宰見矣）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殺欲誰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畜之不盈散之不虛）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音屈）窈兮冥兮應化无形（忽恍之間應用无窮冥之際變化无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无狀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屈伸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能躰道者）恬然无思憺然无慮（与道周旋豈煩思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无路遊乎

无怠出乎无門以天爲蓋則无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无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无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无所不備也大丈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无盡之域游无窮之道豈不盛哉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明天下者執道之要觀无窮之地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晝夜致理之妙万物存乎方寸察有无於遠近而坐致勞獘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无不遂也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雖變化之端可精詳其要是以聖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内正一心外不雜伎厲其精神使内明也偃其知見止非道也故漠然无爲而无不爲也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謂无爲者不先物爲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无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

化无不應也百事之變无不耦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不化百事不得不諧者也故道者虛无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也虛无者道之舍也舍者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質也清靜者道之鑒也鑒者明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通也反者道之常也俗用有爲道用无爲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積弱以成強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无載也平者心无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解五義也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无節智也滅其文章存素質也依道廢智全清虛之道去迷妄之智與民同出乎公无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約以知徼寡以御衆者也故以中

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无對以外制中或達或窮知中知外萬夆不敗　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皆守中所致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已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未有身不治而能治人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唯自得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　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唯能不驕富貴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一身雖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為大失其道則天雖大无所容其身則天下為小也　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无窮万物不終也　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无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夫道寂寥洪鑪埏埴始於无象中而有物終於无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莫知神靈者也　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折毫

剖芒不可為內无環堵之宇至大不可以外求至小不可以內得而生有无之間也言其无則觸類森羅言有則形兆莫覩是无為之精有物之妙總言萬物之名生於有无之間也眞人體之以虛无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體同虛无德合天地故曰眞人眞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以人觀之則天不為大矣以道觀之則天下為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賤矣以近觀之則治身貴矣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心非物動情豈欲亂隱其名姓與時沉浮與俗同流而人不知隱之至也有道則隱无道則見時之有道則退而默然時之无道則勤而修之為无為事无事知不知也為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噓吸順理卷舒有宜動靜有節屈伸從時也動无所樂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萬物玄同无非无是憂樂不挂於心喜怒不形於色觸事即眞故曰玄同者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宂而神杜

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燥於外喜怒作於內精神將逝餘形雖存其能久乎故眞人用心若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无憂眞人知陰陽害正去偏黨之情養恬漠之性故得形神相持夢夢不入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一形正則四體皆端一心平則羣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過皆眞絶諸慮則天和自至也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无佗知守常度則神无不應德无不包道无不在也瞳子若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此謂事氣致柔唯求食於毋更无餘慮也形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爲形心之爲心枯木邪死灰邪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无心可謀明白四達能无知乎所謂无形之形无心之心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處所尋蕩蕩爲非可謨度而得其唯四達能无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无常之行事來必應變適於時所貴知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隨時而應豈有常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定方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書者謂詩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爲之簡素緘之金縢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眞僞故書者不眞名者不實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力屈守一无勞絶學无憂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止非道神行顯法偏知其一原故有百倍之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爲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孽欲以亂眞好憎是生損益斯起不能反照眞性以至滅身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夫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有道者則清靜空於物者終於无爲外物者故无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无垠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寂而不應應則出乎无所游乎无門循天者與道遊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如四時玄契不慮

而得不爲而成得非役慮成非有爲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衰畏之以其无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至德所加姦衰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爲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豈不誡哉故不聞道者无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必不能還原復樸也原人之性无衰穢又湛於物即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眞衰之蔽正惑者不悟以爲合如其性終身不遷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水性本情穢在少石人性欲平害在嗜欲能遺物反已其在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烏貫反以樂爲樂樂極則哀以憂爲憂憂不忘矣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慮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

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愚者尚知向慕而況賢得者乎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阨慕者過萬進修者无一所以然者墜於物而繫於俗以其貪饕滋味桎梏名利也故曰我无爲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无恬爲得用之則爲害不用之則爲福也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形少无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少則形爲小是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則无多无少則无形爲大无大无形也有形者遂事也本乎无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无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樸散而爲器也有形則有聲无形則无聲有形產於无形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道不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躰存即无是聲出无間形存有始者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此言有者即无名之名非求有名若求有名可以貴全也儉薄无名无名者

賤輕也比言无名者非是无名之名謂以愚自絕不知大道之名者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无名无名卑弱也有道即尊无道即辱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无名无名者隱約也自非全扵豈全有名自非无明將明隱顯在我有无宜滯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无名无名者任下也不矜其名是有餘不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修其名爲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有功即有名无功即无名道不虛應有名產於无名无名者有名之母也天之道有无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夫有不自有自无而生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須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宜无易全難然物不孤運事在相生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忘機即照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於道道得既修功名自有有非我有有自有耳不知誰有復歸乎道功名長久終身无咎全保功名自无咎悔王公有功名孤寡无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唯聖人能立无功之功无名之名有此功名猶稱孤寡是守雌柔復樸也功

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无名以爲用有功利物而不誡无名常用而无窮
古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无分別也貌不離情大和順也言不出行行出无容動與道合言而不文尚質也其衣致玄道逾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夫欲害忘于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蹻暴人之前終无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沒身不怠任數者勞而无功窮數術者勞而无益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濫民怨箠繁馬佚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求民之過惡者去之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則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爲即敗如大禹治水因下民昏墊不勝其弊隨山濬川斬木通道救時濟危俾无有害巍巍乎其有成功爲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改程從令者賞違法者誅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渭水爲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固爲之者敗也夫任耳目

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无功夫役耳目揭心慮則曷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聰不視而明无心而爲不慮而成此眞人之所貴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過則力分不及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因其冝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能均齊萬物之衆必究其極也聽失於非譽惑於好憎目淫於綵女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礼不足以防閑唯心可以照徼也故兵莫憯乎志鎮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邏於民間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寇之大者道也鎮鄒枹鼓有形而利有聲而威至道无利而能斬无威而善服故鎮鄒雖利道爲下枹鼓存聲於道而細夫陰陽爲男女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鬬緣情取捨之間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藏之胷掖小寇藏於民間故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治國法繁而民亂亂者士之兆治身法繁則形勞勞者弊之徵去彼智法取此清靜矣殃自弭之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德（正人以智為賊世人以德）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无形无形者一之謂也一者无心合於天下也（正者定也言无定形）行於天下周於万物而无窮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无澤可潤无心可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絶形声安可聞見）无形而有形生焉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无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夫形聲色味皆无自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遂失其常極於淫靡固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一為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光道通為一万物蕃昌也）故一之理施於四海无所不周一之設察於天地明一之人知天地造化之本万物之性情也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外愚於人）其散也渾兮

其若濁迹晦於俗濁而徐清沖而徐盈虛而能盈澹然若大海漠然无涯汜兮若浮雲飄然何適若无而有若亡而存非无非有能存能亡自存樸已下比躰道之人能若是者也

老子曰萬物之揔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萬事皆出衆妙之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常聖人循大道之原審万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夫喜怒者道之養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此八者大丈夫之不處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能知飛金鍊石以祈久壽而不能節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妄作藥石奚救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神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抱元守一神閑慮淡故耳目聰明筋骨勁強踈達而不悖不與

物競堅強而不匱用柔不乏无所太過无所不逮所欲不過分所為无不遂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假言通理借水明道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无窮遠淪无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音紫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无私好澤及蚑音岐蟜音饒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剌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縻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无所先後无私无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卓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水者五材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濟天下德合萬類仁治草木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无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威強而无敵散為雨露積為泉原用之不匱施之无邊污之不垢

絜而自全瞻哉水德与道合焉夫无形者物之太祖无音者類之太宗夫万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声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為物之祖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无窮極无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内得一心外通万有潛浮之道其化如神物應无方孰知其極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无為動不失時得者謂无為之道因物所宜動合得其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聚塵成岳積流成海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无不勝敵无不陵虛心前物是无力而強所之皆遂无敢陵侮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之動与道游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

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剛知柔嚴德允修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已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用強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弊觀夫齒舌之理可察剛柔之道是剛者先弊柔者獲全矣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驗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不屈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大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拒後之則雅合其宜先後俱制動靜无爲此執道耦變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大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間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適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壁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寶而貴全於道惜光陰守清道拘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

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大堅固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攻天下之強者其時不爭乎）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夫機械失則亂智巧斯存則雜也）其衣煖而无綵（不增華飾）其兵鈍而无刃（不治凶器）行蹎蹎（詳徐之貌）視瞑瞑（音緜若嬰兒之視也）立井而飲耕田而食（衣食之外餘无所求）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外不祈報內不祈德恕符道眞闇合天理）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令不施俗自整人无欲而事自簡也）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俗（夫詡僞爲事坎軻爲行斯迷世惑衆聖人之所不爲也）

通玄眞經卷第一

通玄眞經卷第二

精誠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辯之天下至誠安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爲无爲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言君正其身民化如神不言之教莫之與鄰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四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不生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惔悅穆胷中廓然无形寂然无聲言聖人懷天心施德養道內韜精神外撫人物都无兆朕豈有形聲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苛政无作使民以時用法朝廷皆忠烈巖野无遺賢无勞役无怨刑俊人无隱士无逸民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旨絶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濫无君有其道人賴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言致重譯懷珠俗非人君一一自詣其家是誠心內發遠人自至也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明也誠信也非明與信莫能賞善伐惡故摠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包也如禹伐有苗不伏然後退舞干羽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生死者至時不得不死即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上言天法道此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起福謂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暴者自誅而非我誅故福非我起禍非我生莫知所由不見其形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謀細日

用似不足歲計乃有餘也寂然无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夫聖人其靜也天下无聲其動也萬物歸之故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聖人體道育物唯德動天內發於心上應於天故龍鳳翔集河海清溢非夫精誠曷能至此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喜祥此明逆之致咎災故知禍福无門唯人所召故天人相通氣類相感必不差也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或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悖氣勝害之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類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將上順天心以安黔首不敢侮慢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夫神明正直豈容巧僞非誠心莫應況強力能通哉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爲能躰至道合天心故德无不備明无不燭靈不虛應信不逾時有能與斯可謂大哉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

和心氣相通天地交泰其唯慾變易習俗民非躰冲和豈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神化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不以夷夏易情故不下堂而殊俗化不馳神而重譯至德加乎人若出諸己者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夫人識道躰合天里在物无害於身不虧也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誠至无違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淩夫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身齊化物何往不適何爲不成死生已泯安可脅淩也又況官天地懷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布五材包羅萬品獨運陶鈞之上周行造化之表未嘗有生孰亡其死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有精誠外感人物其可傳乎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甚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于天神氣相應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无言玄功不宰故君臣相保誦詠其德止達于天幽通于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

召遠者使无爲爲親近者言无事爲言天之高遠唯无爲感之而應无事親之則近也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謂勤行如夜行未治所詣陪卻走馬行不息所以精神內發上達于天卻走馬以糞卻者罷也馬者心也心如佚馬難可控御人皆馳心遠睎名利以榮其身我則不然罷走其心保將虛靜以糞其身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不行而至謂之坐馳隱而不發謂之陸沉天道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餘詘者不足夫天道无私有德者則就无德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及乎捨惡親善理合自然无欲則有餘有欲則不贍也已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唯无私无爲故无利无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已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唯至大和自然應之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圍之與華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圍華爲鼓擊之則應遁德資身用之則行聲應莫窮神化无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虛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不物而不傷其心若鏡所鑑无遺不迎物而求照必恒照而應物物无逃像所遇何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

之也乃得之也有得有失斯爲不實无得无失斯爲眞一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酏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抱道含和忘形遺累如飲醇酎甘樂其中混然而同可謂大道者也此謂悟道以无生如因醉以忘形也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調而无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此黃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虙犧氏之王天下枕方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負天陰陽所擁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其民童

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如往此明虙犧氏之治天下也如此當此之時禽獸蟲蛇无不懷其不牙藏其螫毒功拟天地維含毒赦虫之情而无殘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未詳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祖黃帝之先也其人樸其性野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眞人之道絶浮囂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无所載地不定草木无所立身不盈是非无所形三才不盈萬物失所若不習志專心反聽內視則眞人不見眞智不生也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所守不明何以知道是知者非不知道也積惠重貸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絶

世立无後者義也仁而建物義以存誠人无不懷事无不濟此蓋治世王霸之道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无識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內眞外順藏精育眞无爲逍遥而外塵垢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既散純精空餘糟粕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內溢至精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宣免害精有愁盡而行无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絶境故泥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是故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聖人內守眞宜外應物故得精神之和而游乎无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无馳於

方外行於元門聽於无聲視於无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无所不通游乎太无則无所不有何門户之抱制豈視聽之滑昏故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者聖人不觀夫眞聖異迹功業相縣由祀不得庖各司其位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別不有居榮上不役精神既受其祿必憂其事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既受羈係則命不在我也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爲之主不勞神慮不炫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貢獻不絶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公而无私威而不猛法約刑緩人從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攸同殊俗一軌此聖人思治天下夫上好取而无量即下貪功而无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无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

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天下也若以此治即亡无日矣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无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持末以求本則身勞而天下亂由決渠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至聖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如聲應響影之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忿之无厭內傷精神外遺形骸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璇璣以觀大運則天道可明故誠言發乎中精氣

應乎天所守者近所明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炎者庥之彼聖人以治天下陰陽无情聖人无情爲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往不可遣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无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夫不言而化天下无虐刑豈煩於言哉不視而治晉国无乱政何假乎見哉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令故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上古行而不言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慎之細微敬秦莊有祈脅之禍夏桀有妲己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

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无偏僻外絶愛憎言出響應令出風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不以德化難以刑制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暄然如春物得其生其死也肅然如秋物終於死故生不祈報死无歸怨生之死之以其无心也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愼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矢之際期於中的及其至梁以縣尋丈所毫釐之差天地縣隔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法不可以禁民唯至德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无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致治民不自從其化有若轉圜禁姦忒其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鬼神无不悅況服於人也故太上神化歸自然也其次使不得爲

非立法以制其下賞賢而罰暴道德既廢賞罰始行進賢之路開則賢者亦有受其殘矣故知非法起則賢者亦有受其殘矣故知非法不明守之者監衡非不平用之者弱

老子曰大道无爲无爲即无有无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无形无形者不動不動者无言也无言者即靜而无聲无形无聲无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根无爲者爲而不恃故曰无爲无言者言而不矜故曰无聲无形何聽何視可謂神微獨立不改緜緜常存爲天地根道无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句爲名天地之道此言得道之要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有生於无多起於一夫推本則返於无形尋末則惑於多數故知返有以无爲爲宗惑多則求一爲主也天子以天地爲品言大也以萬物爲資无不有也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爲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不執以亂乎天經者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不行小惠）除害即功成（不有其功者善）世无災害雖聖无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无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平之國有禍亂賢以定之今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无作聖之階雖賢无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无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鼓腹擊壤不知帝力）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无名之道道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大也故以道可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華而多飾）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治其歸於道一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揔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躡於要不究其理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其神化者不可說以非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謀呼（夫呼聲可聞不過數步政令一出天下咸服也）故同

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與民同憂故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與民同利故令行而誠誠以外發无有違者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縣得彼意所應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利食寒者思裘令飢者與裘寒者遺食上令既乖下情安附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豈言飢飽慈母說候之情察其燥溼而恩育之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平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有言言則小言无言言則大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是君子本意非有忘也故形於內而動於外雖賢聖无不從也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名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其身直趨其難誠發於中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憯怛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聖人不慙於影貴不爲非君子慎其獨也

謂不欺闇室也舍近期遠塞矣近不求已近而求人不謂遠塞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一呼萬人皆駭賢者治世天下所望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者異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夫憂樂與民同好惡與民等故省諸己可以化人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雖未達其精微可仿佛其容貌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可以心靈感不以狀貌詰也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者无形至精无精无不生形而形見焉照不求精而精存矣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以道爲宗以德爲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衆著倕而使斷其指以期大巧之不可爲也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絶其不可得也由道在心明非關言得若貴言爲道不可異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閉爲扃

鍮夫至巧故善以智閉也莫能啓拙者棄以力捍雖壯必開此諭知用窮微力不足任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今古雖殊治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亡者存之傾者安之豈唯潤己常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微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聲氣相應悲歡相召故歌雖異国而皆樂哭乃殊方而共悲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利人不已澤乃遐臨

老子曰人无爲而治有爲也即傷无爲而治者爲无爲爲者不能无爲也不能无爲而治有爲也即傷无言之神者載无言者不能无爲也不能无爲而治有爲也即傷无言而神有言言无爲者還是有爲有爲即非无爲而不爲即无爲人无言而神有言即傷无言之神者載无言則傷有神之神者神貴无言聖尚不作言則迹見爲則人之粗唯兩无傷能全於道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勸勉之道昔南榮疇老子弟子恥聖道

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飢味道如享太牢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言已受羣疑頓銷若太陽回照闇室俱明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汎世无名（自廢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勤勵而能使倉廩實功名著也）至人潛行壁言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无難无所不通（夫大人之道其隱也寂然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天下无不聞進无喜容退无慙色是謂大道也）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喜則受利憂其遇害）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民亦憂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憂樂共之民不戴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

於不可及德義无方終始无際處於不傾之地立身无爲之地積於不盡之倉用之不既載於不竭之府運之而无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令行則民知禁事省則官无訟開必得之門安其所業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之令動必有益作則興利不處不久不求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其政教順之有凶爲吉逆則以大爲小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載日月无不照明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華其故則俗難安循其性則人易治草之從風无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无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

出四時有差五星失常
瞞見于天災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
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
政君失其政天降百殃君守其政天降百
祥一人之慶萬民樂康

通玄眞經卷第二

通玄眞經卷第三

九守 此篇有九目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終明極則變變則乖道守之者居亢龍无悔可越三清之表忽之者則牝馬不利將淪九幽之下固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 氣象未分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 形質已其離而爲四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勿而爲陰陽 剛柔立矣精氣爲人粗氣爲蟲 所本則一所禀則異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從是萬化至乎无窮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入无窮之門反造化之根莫識其眞孰云有我也 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翱翔天地履蹈紀綱逍遥於自得之境放曠於无爲之宅俗不能拘世不能誘也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死順之生 天无心於逆順人厚生於禍敗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无者道之所居 道處於靜默神游於

虛極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天氣清化而爲精神地氣重凝而爲骨骸故言稟受）道生一（天也）一生二（地也）二生三（人也）三生萬物（變化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皆柔和氣而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而居萬物之上）一月而膏（凝也）二月血脉（形非脉也）三月而胚（定府靈也）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關竅通明）八月而動（神其降靈）九月而躁（宮室列布以定精也）十月而生（萬像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五藏此唯四與今說不同未詳）外爲表中爲裏頭負法天足方象地（一人之身萬像悉備不可輕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

月失行薄蝕无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天有日月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爲災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脉不可不平不和不平則爲病矣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犯分野受災五藏受邪一身生病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節四時調五緯護其神明況乎人役耳目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內保精神外全形躰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夫見表知裏視本知末且嗜欲生乎中則華色彫乎外精氣和於內而肌膚充乎外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夫聰无不察明无不照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五藏能屬於心而无離則氣意勝勝去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无不聞以視无不見以爲无不成任能正定其心五藏不受於哀則悖之氣散而精神之用明微无不照幽无不察事无不齊爲无不成也患禍无由入哀氣不能襲動用常正禍患自亡內精不蕩

外邪莫入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自少以求多知大則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決戶牖精神洞朗而玄鑒通使候則五藏疏達而不悖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无由識之矣惑於聲色役其精神志於彼而忘於此亦猶水之平也則毫髮之微可覩人之蔽也雖丘山之禍莫見之故聖人愛而不越雖通嗜欲務在節宣不祈分外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无所誘慕意氣无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聖人知嗜欲蔽塞聰明故一心氣而正亂守精神而不越則內外之情可見禍福之兆自明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遠徇於物近貴其身所弃者大所得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外有所欲內有所損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

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精泄漏則形神日遊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厚生者謂貪饕食无則只求快心誠自速也夫唯无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无以生爲不厚生不厚生者不處必死之地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揔而爲一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自天地萬物輪轉无窮皆乘一而有萬類雖差同根于一故知萬物爲一理无不悉不知萬物爲一則觸事皆失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同好憎无主故云吾處天下亦天下之一物耳同爲一物何以相物物我兩忘是非安繼故游刃虛宗全眞大樸也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欲不可縱事不可繫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貴賤以冥好憎安在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此一節總斂九守爲治國修身之至誠向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

守虛　九守一數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安人之所不安至安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人則有道者則无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我者有故謂天行死非我終故謂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失其正也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神心之舍也人之所寶也形勞而不休即壞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而生相違而死聖人貴之不敢輕用也以无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萬物自无而生无所不有天地以虛而受无所不容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保虛靜達生死无所疏无所親其貴也不可親其賤也不可疏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无變於已故曰至神合乎道德齊乎死生福之不能祐禍之不能傾自非至神安能若此神則以求无不得也以爲无不成也能與天地同道與神靈合德則所求无不得所爲无不成可謂至神也

守无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无累細萬物即心不惑无以天下爲萬物盜則神何累不爲萬物盜則何惑也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知死生以假名不足以恐懼誠變化以虛誕不足以驚怛夫至人倚不橈之柱行无關之途不橈之柱道也无關之途德也以道爲柱所以无傾以德爲途所以皆適稟不竭之府神用无極學不死之師本乎不生无往而不遂无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死生无迫於己利害安足介懷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存義者可以仁道勸不可以兵威脅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重於義則輕於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窒蹈義而死不苟富而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死義以忘生也又況於无爲者乎无爲者即无累无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虛无也既无形質安所係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脅之況有道者而可以死亡恐之乎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

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羞進也觀古視今抱道守德深明旨趣足以進修也夫无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无不以天下爲己不思至道公然有爲其由擊鼓而欲无聲不灰皆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者重世而賤身修道者貴身而輕貨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弃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无好惛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无无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爲穢累故遣滌除還原復樸也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爲之也无外之外至大无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其出无外

其入无内无之不過可謂大貴也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和忘貧賤之品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樂无樂而不爲有欲則所欲者不足无樂則所遇者皆遂无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爲也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矜慎可爲儀表也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水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雖躰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從欲害奪其性命也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

也肌膚之於寒温也其情一也貴賤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爲物以制性有賢愚情有厚薄故或貴或賤或死或生不一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鑒无遺物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動不私已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水非濁而能照神非清而不居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唯清與平可察物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謂有无相成形神相保也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明則不垢其身清則不誤其神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心靈相通故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心无靜躁神則虛遊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

乎己而貪汙之心无由生也絕貪汙而情可適節衣食而情可全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能有大名蓋天下者必不以驕矜之處故天下樂推而不猒能有令譽而州里必不以誇燿而得故百姓戴之而不重也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自非審窮通之分得人性之情則天下自歸百姓自附也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載通洞條達澹然无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神之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成雖勢傾王公利積山岳聲駐行雲色能傾国辯若連環智若流水勇絕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況眞人者乎

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唯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能爲生化之本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无益於天下也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冤微之機縱氣吞宇宙辯吐江河則自神奇而臭腐矣奈天下何

故聖人不失所守所賤者勢名所貴者道德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无所以據德也自非恬愉豈能全道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冗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外物不撓內和自生育之有質歸乎自然若然者血脉无鬱滯五藏无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身心虛暢情氣調達禍福已冥非舉安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无道乎夫君臣相遇猶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載一逢所謂稀矣今才可經世時有非道心宜遁迹无復干求是以文種就戮范子況舟故賢愚相縣眇然千里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專視則發耳專目則發聽至雷霆之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謂聾也太山之形非小目不覩者非謂瞽也以心不兩用志不兼功故知見利忘道徇物遺身多矣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攄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竭其可得乎聲色之娛滋味之美金玉之音惑眩情性昏亂精神相發監艦浸成巨壑非夫至人安能奮翅沖霄揚鬐惠海

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凡人之情易染於俗知易染之情必固難行之道水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无爲其次尚賢形教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君尚賢則下矯性而爲之矯性危亡无日尚賢者凝惑之原也治世之道則天下而行也虛靜爲主者非正眞故曰凝惑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无不受靜无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下而萬物之主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自靜者則心不撓自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撓勿變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撓者煩動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是則万姓万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雖大必亡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恃強者亡凌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鎭之執一无爲而不損冲氣惟聖人知強暴不久故鎭以道德一以好憎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言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淪九幽而不昧騰三清而不皎本乎无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爲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道以小而成大物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

成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国之吕故能成其大治身者而并片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奉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爲大聖人以謙濟爲尊虛心无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惟人不驕侈執雌牝而爲群雄歸之爲群雄之主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暴而忌驕故桀紂忽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

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高惡卑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今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縱辯則害正也）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乘亢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弊陋不令盈滿服膺此道可保天下況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隱則隱可顯則顯也）能至於无樂也即无不樂也无不樂即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不以

外樂内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而爲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鏗鏘八音嘴研殊色所貴清靈澄澹无爲絶欲以爲至樂而亡内樂外者以樂樂人而与天爲讐外樂内者以樂樂身即与身爲仇故因其樂而樂之爲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背脩之於身与德爲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无所怒无所樂无所苦萬物玄同无非无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兼忘好憎安係萬物不異自然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僞不能迁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変其節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尊道富德輕勢委利志氣清凝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即逝形氣亦周一失其所二者何依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

制者神從而害養神爲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爲主欲害傷乎末則形弊而神遁其生貪叨多欲之人莫宜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乎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无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開允猶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復无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无不偶也百事之變无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无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无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无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塵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業復眞反樸即遊

天地之根无爲无事即逍遥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无假不與物遷眞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无疑禍福素冥升沉何累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脩然无心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知於无知見於不見焉而不爲辯於不辯明无知爲眞不知知爲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如影処而煩意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无廓然獨処忽若有恃泛然不係實亦无謂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千生雖殊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外无役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含眞育神樸渾精粹其寢不夢諸絶想也其知不萌无佗慮也其動无形神用散也其靜无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今以存爲亡以生爲死者謂隳躰黜聰離形去智故能出入无間役使鬼神是登于假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

元天者精氣也日夜无隙而與物爲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邊際者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佗術唯心契道故形有虧而神未嘗化形有神无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唯不化者能化故隱顯无窮變化无極也化者復歸於无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俱生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化不得不化故淪於无形天地不化而能化故所以常生常化此眞人之遊純粹素道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途故曰眞人

通玄眞經卷第三

通玄眞經卷第四

符言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奧矣

老子曰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上乎无上下乎无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乎準直乎繩非衡能平无處不夷非繩而直无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方能方而无方包裹天地而无表裏其大无外其細无內洞同覆蓋而无所礙大圓无涯大通无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和倍道而任已見譽而為善立而為賢倍背也背道祈譽非善之善苦趍俗求名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无功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乘時則用力多而見功尠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无爲名尸无爲謀府无爲事任无爲智主藏於无形行於无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動不爲主則无形无故无怠无怠故无未來之禍也始於无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无禍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爲福絶非常之利則无害也故无爲而盜者失其所治即亂失所盜者謂捨内盜而外求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王有分而爭奪生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睎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爲愆先騁華亂後招身禍石有玉傷其山山不藏寶必見鑿人不慎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且君子攸戒尚有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縣料得失故訑卷靡定寵辱不驚焉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非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无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

无害以天爲盖覆无涯而皆善以地爲軫運无窮而莫害陳彼五行必有勝金火相攻衰王者作天之所覆无不稱天道包弘各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无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有未事起害生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矜誇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矜誇其能喪厥功騁其伎喪厥身必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无執故无失无爲故无敗道无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難以雕刻故爲之則敗者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

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爲皇爲帝偏得一言則下爲霸爲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无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无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无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无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

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无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无尤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无至信已之不智而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造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已雖禍而何憂福生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心樂无爲而治恬怕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有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脩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以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發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也以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實得於內而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者未免於无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本固邦寧行周不辱故福莫大於无禍利莫大

於不喪无禍之福福之厚矣无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无禍福則无損益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以誘以利无利則无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无禍不嘗有福嘗无罪不嘗有功禍无福无罪无功是爲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无思慮也无設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時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爲身以无爲心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无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眞精常存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无心不言而萬物生人无爲不謀而百事遂內无奇福外无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已冥熟爲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賂事同福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見者退章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偏見不足以化俗
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之觀察也夫人爲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己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爲善矣若以已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无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脩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睎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无通人有求而不得道无爲而自周有智而无爲與无智同功有能而无事與无能同德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内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无實若虛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无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戸而全封以爲有欲

者之於廉不如无欲者也採籌絶疑於无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喜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媒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无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宝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无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脩道術內秉眞情外无虛飾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飾者不伐无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爲利者不乖分此聖王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心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

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捐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爲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僞已惑眞故知邪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善不外求而邪氣无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无須臾忘爲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百步之中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離之必受困辱宜節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愼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

无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閎至幽能察地之利育於萬物廣濟无違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无與也故无奪也无德也无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藹然不動以其常足不受賜脫其所處輒亦无害故與之不德奪之无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喜怒之域忘與奪之倩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无害不求福即无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殺有怨非待絶善舍將无毀怨若不矜不伐自然无禍无福道德自全全身爲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无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大不驚衆

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无以名之是謂大通用无則无滯是爲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宜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无去无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不及過後之不及唯迎之无前隨之无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无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无非分自明无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其有終祀神明堂不諡不濫示民知嚴也故

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无愛神逝自非明達焉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无恥心志不屈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以靜而澹然也）以數笑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何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涙欲增其河之流无益之謂也唯志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三者不脩殃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所也言已情以其人情得人意以通已也既聞□聾人道不通故有門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並有之塞也目不覩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其云聾有鑒疑鹿馬智二枝麥此人之聞聾也即事不辨況大道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无形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焉其明至矣人皆以无用害有用勤无用之事傷有涯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渴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弈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也問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不開不問是謂爭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得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

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猒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於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得歸諸已故推而不猒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畿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職不稱危亡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利爲病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搖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

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爲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爲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不怛其得或承之蓋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邪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正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矣依損而行動不乖正故生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爲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爲善未必要福爲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正不可革心苟无一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

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爲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爲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若貧賤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且亂亡无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難以事消難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无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時於弘房憂雖暫解猶慮患生病雖且瘉得宜節欲故愼終如始則无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

汙而異泥者 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爲直以愚爲賢豈有同汙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不和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无死生愚人異死生則在得失故喻死生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産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爲人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尊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使有阡陌之器而勿用大国莫若修德小国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不御能勝敵者必強者也非得不勝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

者已能勝不如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捨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世保謙柔衆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眞經卷第四

通玄眞經卷第五

道德 此篇上問道德下反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起問以其玄奥故宜精審將成後學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學不知非精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 疑則有問聽則須審亦猶撞鍾聲不虛應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 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玄覽无遺中學以心聽或存或亡下學以耳聽皷目若風過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道德高妙知見明了則功業可就也 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无盛无思无慮目无妄視耳无苟聽專精積稽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此爲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能守之善蹺不忘善抱不脫也 夫道者原牽有始 欲聽其理必先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

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自无生有從微至著天道常然況於人乎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之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凡人多自尊而卑人故失人之所尊聖人後已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忤物則群情莫應順天則樂推而不猒也夫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盛道爲生化之主德爲畜養之資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百福之門莫不由而出也夫道无爲无形无爲而萬物生无形而萬物化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无爲而无不爲脩身治人无爲无形與天爲鄰與道俱眞合乎无爲而无不盛也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雖非情可察非眞可識然窈冥之中信而有驗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皆宜守道安國睦民全身保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

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知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有其所得皆厚其福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无道民不歸往雖處其位何能久乎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爲本本明邦寧也得人失道亦不能守言人无道是謂空國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有身者不得不死以其道喪德滅天亡之故也

老子曰天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

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能刺雖巧不能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本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受利害之心也夫天行道者勇刺不傷巧擊不中雖曰无害而已受辱於龍耳俗則爲神奇在至道謂之兒戲不若使彼不起刺擊意我无受利害之心忘詭世之迹道亦全矣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受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是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庸桑尸羽俗孔丘稱素王即其人也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

文子問德向已知道今更問德兼之仁義次及禮智自非廣問何能大通也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懌與天地合此之謂德畜之成之无爲无私澤滋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大不矜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爲天子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憂慈惠不偏博施濟衆所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

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橈此之謂義也扶傾拯溺固窮守節隨宜順理所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敬尊撫下卑己先物秉謙柔之德无怠傲之容此之謂礼者也故脩其德則下從令脩其仁則下不爭脩其義則下平正脩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脩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敗国以脩身則喪生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脩天下无敵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能承順天心攝御群類君子无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无義則下暴无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

之有也夫道既隱四經乘之文子問其本未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怨暴所作爭亂必興所謂无道立見亡敗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貴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化豈能各安其分以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圖謂龜負入卦書即洪範九疇惟德動天澤沾庶物此聖人至治所致也及世之衰也賦斂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蟄无百蔬季世之君隳綱敗紀誅賢任佞聚斂不時荒怠无厭逆氣陵泠上達于天星辰乖珠不應于地故山崩川竭人无聊生昆蟲草木敗失其所唯為人主者不可不慎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不容哀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梧自然棲靈鳳尺瀆不能容巨鱗

文子問聖智問聖與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

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為知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伺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知禍福相傾監於已兆故不游其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非聖如何覩已形之器非智如何无聞无見真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已秉智而用惠人主信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略大道之要矜巧惠之能非賢君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指杯為海短綆汲深何以能濟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詢衆可允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獨眩所知必致窮屈專勇无料坐見危亡好與則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息若多斂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无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凡有所与必先所取取則有窮與則有竭以有謁之物給无窮之費亦難為恒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況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喜失者為仇是以志人絶取捨之心守至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由

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觀而與之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唯道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問先王之道諷當時之主言分時之變不及昔者之政將如之何也老子曰執一无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夫上古帝王爲治非謂神奇唯法天地執一无爲與時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而无形不可執也執者非也微而无狀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一者見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唯一故能總衆以御物唯大故能見小而不遺之无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動不逾分靜不滯方此靜之至也故能爲天下正也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其於此矣夫理契无爲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履高位而不危澤濡品物德貽子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譎僻之俗澆薄之民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飾於義以求譽內作其威以伏衆不立君長何以齊之也君執一即治无常即亂一法不明萬民失據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无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妄爲不在位而濟惠能全五者可謂一矣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无不適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法數變君數易是君无一則民物勞弊天下不安君无恒法隨時遷變固无恒主亦廢興也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凡爲君者宜鎮以道德不妄好憎達其智臆逾於賞罰不當則下吏斯懼懼則刑監何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无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天下所以異君止者以君有道故也今国有君而无道是民无主雖有其主使敖旦竊柄賢者受害徵斂无猒民物勞苦故云甚於无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皇王之號雖殊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唐虞揖讓湯武征伐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道无升降時有澆淳理在變通義非膠柱故適時而舉因資濟物大矣哉其誰知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也夷暴殄逆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逾正靜不乖道雖曰凶器實爲至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夫兵者動有危亡用有可否也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国有五兵輕用則死敗身有五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賞善徵忿苟其理不差仁者慎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捨平夷之道專巧詐之智遺禍福之數騁譎詭之才抑本趨末得不危亡也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不驚得失自无憂喜入者有受而无取出

者有授而无與受无貪取之心與无矜上之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爲賞罰必當遠違其理近失其道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帝王之理何以得百姓歡心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湛若江海來者不逆酌者不竭淡然无味五味成焉施之无窮萬物賴焉故得萬姓歡心子孫不絕也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无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有欲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先人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執一隅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膠柱調瑟何曲節之能全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

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夫聖王救時濟物人仰止猶飢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願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道无隆替而俗有變革是以五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非欲相返因時宜者也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政已治衆有可觀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用也不可形者不可以當時之言爲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鄙薄也細萬物者非簡賤也言非有欲取天下而天下歸无心利萬物萬物自附者也齊死生則憂懼不能入同變化則詭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爲鏡照无不得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上與道交下與化游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夫存其典籍行其法制實賴玄聖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貴其道內以治身外以治國也

文子問政政者政教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无示以賢

无加以力教之以道无見其智能臨之以德无矜其威勢損而執一无處可利无見可欲清虚爲躰欲利自亡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正不割物廉不傷義无矜无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无示以賢則民足无加以力則民朴无示以賢者儉也无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貧民背叛則上无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脩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以親衆賢而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脩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上言謂道下言謂權唯聖人能知用之不失其道義用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軀不知權也唯權不言而信不期而當也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謂證父爲賢死女爲信而天下莫不高之斯

不然其矯性而求直飾行以存誠乃末世之說法非至德之真意則故不足信貴也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无常儀表理在稱機事无定躰祝則名君溺則椓父勢使然也椓祚脅反名君非礼在祝即當椓父非法於溺即可事在適時誰云適礼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善用權者先諦而後通不善用者始吉而終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无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設問之意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佗殃在於失道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縱欲怠惰其亡无時居存若亡固无餘殃安而忘危身死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无所建其功也有道即王无道即亡亡因知善惡无主興亡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豈云昧也哉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

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龍聾蟲聾无耳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道者廣覆厚載生之畜之親之愛之一不異物盡申諸已使萬物皆然則雖龍聾蟲之愚尚感仁澤何憂禍災之生也夫无道而无禍害者仁未絶義未滅也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王者无道有位継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釁已萌於茲陵慢之情以輕其上矣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成力爲政也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禍也道喪德亡仁絶義滅有君非君爲臣非臣尊卑失位強弱相陵故即秦之二世漢之季主此国毀亡之時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難奉之不逮則峻之以刑刑之不正則罪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冒禁以死抵法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上多事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

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人多事即心亂國多禁則民勞猶火不可頻揚水不可數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无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頗僻之刑則賞者不避誅者不怨放準循繩身无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怨憾謂之道德動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即理无不鑒法平則民不遭其辜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合於己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善己所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是既非是善亦非善即善惡无定是非安在然泯其情者雖惡以為善善其所善非去衰也迕

其意者雖是以爲非其所非違其心也則无是矣不非其所非者則无非矣則无是无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

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大國不勝亂政小鮮何堪數撓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即見疑趣合謂偶合於其所言且身踈則事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今我欲爲人規矩人亦爲我師匠猶速走避雨身已勞倦不免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夫虛者无欲有欲非虛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无窮之原達道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嘗適心居中而常寂不地方外不勞諸已故能轉於无窮之路游于絶冥之實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无爲聖人內以反真外能應化則情不深動用无爲也

老子曰夫恃戰而數勝者即國亡恃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

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欲罷物不欲極極則返極而不亡未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周平王也言一人者王自況也賢人指文子也言今雖權在一人不能化之子有何道而能治之也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衰正在心治亂由君心衰則衰君治則治故興亡匪天成敗在我不係於物貴在諸道道被一人則物可變醇德復興何憂乎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顒顒莫不上師於君望爲儀表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毀身故王者順所積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

鬼神輔之鳳皇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積德以感道天地四靈呈其祥萬物樂其業者也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无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莅臨也人君以道莅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重无道處天下天下怨之而不久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以察存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平王周之賢王傷時道衰故問文子求於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他故平王脩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諡爲平王

通玄眞經卷第五

通玄眞經卷第六

上德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少也夫三代之道發之霸之德衰故宜脩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明即萬方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即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无疾苦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无憂虞也

老子學於常樅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是下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亦作舌字亦柔也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也退而曰川歎逝者不息也觀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曰无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即先不即上物之常然本即先於人即不能先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後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

知不能以智不知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通途論老子曰道以无爲有體體道虛无所謂微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得於身也故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執熒耀而方太陽非迷者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非愚若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心虛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有常因其止而自鑒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可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是不以陰奪陽星奪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位則无傾危之患顛覆之禍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川韞珠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蚯蚓

无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唏埜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无異慮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稱意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清明雖小可以見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岳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愠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道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不可不行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賢愚不並立清濁不同器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三才之道所貴主之陰陽不能常日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杞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故魚不可以无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端然至道不可以无人弘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蓑薹爲之不採國有賢旦折衝千里猛獸螫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祐君民也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

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无窮之原也前已釋矣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逐往以釋符言篇旨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无時得鳥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无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順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修之文王之興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故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後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自相爲則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和而忠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偏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必不用而能成者而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讓在山此善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潤石山君厚斂則民貨財匱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

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夫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无進幽察人廣平和之政斯布之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搖而葉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璧鍰之器礛音賢反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言良劒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力方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蚊與驒致千里而不飛无裹粮之資而不飢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无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者遠疾而不勞狡兎得而獵犬亨忿然之勢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用也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之性本无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爲爲出於有欲知怒之爲過爲之是非故内視見於无形反聽致於无聲者謂却於本性上无聲无形无怒无爲所貴見於无射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蟄洋木各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人或違道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

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大冢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苟於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鳳皇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推固百內而不能自豕陟壞反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睫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池即淵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勞人不易而自成利其所習人不召而自至溝也澇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蓄之則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鼈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名利一原莫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絲音藥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絑音末言所用不定也冠則戴枝之絑則足蹍之无乖其分各全其要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之木土之勢勝水

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用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群迷也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愆其節霜雪應麃碑休反或儦也日出而流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傾易覆也倚易翻附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附其事易染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塗兵壽在五月之望斯皆有用而見害昌若无名以全身察萬易術蟾蜍五月中殺之塗五兵入軍陳而不傷精泄者中易殘精華發於內而枝榦周於外也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舌之與齒孰先弊爲繩之與矢孰先直爲亂者雖堅而致弊柔者雖屈而正物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形端必无曲影言善必无惡響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旦雖忠而難存使倡吹竽使工攝竅雖中節以可使決君形亡爲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竽工者攝竅曲節雖中使終不以爲違心手莫應何能所決言其主也君主也聾者不歌无以自樂盲

者不觀无以接物聲不通於目絶想其樂色不見其目息觀於心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出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生而不絶用而无窮故爲大也日不竝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鸞鳥不雙斯皆獨立不群故能爲百獸衆禽之長也蓋非撩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撩輪未足恃也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弓雖勁无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臣无以濟於業及爲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二飢馬在廐漠然无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乏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護其祿小人競其位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竹而足喻貪者无厭而莫足由器之无底而難滿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亂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无不當古今既殊法變本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

智者擇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烏感黯音昧必留其謀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无疑焉闇見鹵莽自難情饒宜留謀矣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小人雖多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人无全能物不雙美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明人才不等也於彼則通於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見善蒙惠遇惡有傷而況躬行敝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敝不作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国法必誅也日月欲明濁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无眯不可得潔處昏致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場必從所本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汩流何源无以全其潔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爲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爲珠玉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弱謂愚弱也與

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爲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必置危亡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弃何近遠之能至爲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国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同氣相召同類相求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機豈无道而居之也兇兇者獲提提者射兇兇惡也提提者群也言群惡相聚必被中傷爲人誅獲也提音時也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明唯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屈少君子有酒言其樂也小人鞮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鞮缶爲誠在小人由不可好君子固可爲醜也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御寒即假繒纊臨兵即被甲胄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此意不殊前解善用人者若蚘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蚜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蚜乎舌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才也石生而堅莒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此原其性也石堅莒芳由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弥篤者故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此言邈然縣殊孰云一致者也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再榮不實陽極自零汙其準粉其顙準鼻也鼻有汙而粉其顙猶乎有疾而治其足事非常也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腐鼠猶姦使也言君曜近佞人而求国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諭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質的不求中而矢射集材斡不祈用而剪伐至自然之勢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顧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以

將溺之矣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舟因水而浮亦能沉之人馮利而生亦能溺之唯審止足之分庶免沉溺之禍騏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民疲已極君欲无獸騏困更驅難規遠路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員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上立平正之端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由波生平水正起差心兆乎愛憎迹生禍乱非君上无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木藏於火土藏於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凡爲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何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明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此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

之何君子不留意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无所施其功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无由諭其意也使人无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无波即難无月不辜甑終不墮井矣辜罪也言人所以戾非謂无辜甑終不墮井安得无由也刺我行者欲我交告我貨者欲我市欲動於中見形於外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爲悲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弦始張何足備妙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拍相近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死同氣而異積有榮華者必有愁悴榮枯迭興哀樂相反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纻浮費反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思於衣食爲人君可不察焉木大者根瞿音衢山高者基扶君以民爲本高以下爲基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鼓不藏形故能有聲鏡不藏聲有形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无聲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由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成者也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

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无窮故也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天行一而不差君守政而无失故得天地交地廣物咸遂君臣說睦上下康乂也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去衰任賢合于天地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天之道損盈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天地之道鬼神之道驕溢與下時驕益之往與謙下之人之道多者不與不增有者聖人之道畢而莫能上也終不爲上故人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且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无備萬姓俱化天道爲文日月星辰地道爲理山澤江海一爲之和靜乎冲氣時爲之使應而不亂以成

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爲宰故名曰道者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脩之於身其德乃眞脩之於物其德不絶內脩其眞謂之眞外育於物謂之德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熟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爲无德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无不容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和陰難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无不贍也物湛无不樂也物樂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

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勝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无節養也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聖人順天之道无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畜而復能施陰氣積而復能化未有不畜積而能化者也故聖人愼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衰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卻君虞舜屈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曰出於地萬物蕃息公王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

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无甚就少愈多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抑高舉下唯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无惡言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倣倣音依陽天下和同倣陰天下溺沉倣陽者親忠良倣陰者

親姦佞故沈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乘閑以快意終致困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已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積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物殊類異言其所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非胎卵而因變化所爲者即須時而有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地平水无衡均則物无輕重之偏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穫稷以怨報德

通玄眞經卷第六

微明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无以究其宗非明无以契其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絶形聲故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六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

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志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爲无知是以不吾知道者无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无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无言爲至而无爲而知自知尒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

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輇音乎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憲民務崇樸素何煩藻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无正而可以爲正辟言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

間可陶治而變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无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群方唯躰道者知變化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立教也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後而義溢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使有轉力者乃无轉也瑟无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轉在於輪是无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之聲而曲節成无轉之轉乃能致遠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踐於足且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无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无僞匿

上有平正下无險詖
上有清簡下无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叛獄訟相引无辜者受其怨爵位滅黜有功者懷其怨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无爲之堂非責督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開之內冥冥之外謂无禍福之場絶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利忘害迷到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亂政愛人猶已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无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

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祗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爲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竟使心不竟即昆百節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也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謂吉凶縣科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畏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謗譽因人衆口所稱莫之能禁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

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愼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息動靜无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无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禮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相敵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无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无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无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

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无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夫至聖高眞莫能兼也矣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責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无爲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窈懼鬼神由懷兢慄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

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致雖勞將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覩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以爲國也適於己而无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国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玄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不勞下士心眼昏滞精神迷到故勞愈甚病愈篤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无道而自伐也紂爲象楮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唏唏其華侈也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嘆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

盛君子觀之其道也哀其得也士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无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无爲而治三王用義誅暴宓民五伯任力任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也否同非譽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飲鴆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以道游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即勞其躰猶氷炭之相攻陰陽謂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

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失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无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宜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鄉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道本无爲今云順道即是有爲有爲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无常容事无常順爲是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所作故云非道者所爲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而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大清者睨大明謂覩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未生也睨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

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覩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内照乎无形而群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故君子非義无以活失義則失其所以活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衰德亡仁絶義薄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道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人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温而強食之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道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

者先迂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得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迂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迂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忠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言雖无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国解難驕主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忘而身亦无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得乎下祿

利奉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昏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納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日達四聰能表恩狂賢能則上下垂拱无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士用也性不得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一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百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由萬方之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得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无私用武即所存者寡也所附者衆棄義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无以自爲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養虎自嚙育梟自禍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偏固筐篋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已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遽先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糾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

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国乱者惡忠言信讒佞必亡兆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謀也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国其要修具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国也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要聖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敦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微也亡國困倉虛費用无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爲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旋

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征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夫和慈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吕削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後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奈何其爲不善以積餘怨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謂近木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也先言後得之於耳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寇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於言然言无足而走无翼而飛白珪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

曰真通達无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畜曰德仁愛曰賢明慧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无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礼也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衆伏役曰奴昏眛曰愚无慧曰肉无識曰小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若天地懸隔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清俱弊各有因假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无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德以配天仲武高抗以矯俗也所謂道者无前无後无左无右萬物玄同无是无非迎之无前隨之无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爲道

通玄真經卷第七

自然自然蓋道之絶倫不知而然亦非不然一万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假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无爲者治之常也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与无見也无爲自治万物乃成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去此七者即賢无所尚愚无所愧洪同大道復歸自然也靜則同虛則通至德无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无宰心既虛矣无所不通德既充矣无所不容故能神明用而无主周行不怠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通進退有時生殺存道不失其宜也故至寒傷物无寒不可至暑傷物无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

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礼数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无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悕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内制外輪轉无窮与天相爲終始也已矣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有本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无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无爲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天垂象以明昭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抱蟲蟲昭蘇黎庶蒙惠陰陽不差万物有常自非无爲不能有益於国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貟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道德至大无形狀天地至廣无度量近在毫髮

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則自非博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制法雖殊敬民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夫万物雖曰自然皆有因假不能獨運其獨勾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於人无繩即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无絃則不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愛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柱指均絃寫神放意遊心手之間知陰陽之候遂使律變四時氣感万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命內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

自尊不待兵甲而人服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道存則教遺明極則无察然後能任所重事无有害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道守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万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迷道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生万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淺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无滯自非靈府恬明安能与天爲極也已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

而不同无故无新无疎无親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疎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爲貴也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所利故以不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夫兵衆心欲一令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无往不克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待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无敵也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

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无以納微言故一能不可持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持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以已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已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躰不能相越故曰一齊天下之物无貴无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无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无不賤貴賤无定分窮通无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言因飛而放於林因游而投於水則飛沈得所由賢愚並用也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天子股肱喉舌也后稷為田疇教民播種奚仲為工師造器物以備民

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流四海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其道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坡耕田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无相資巧拙相資由風之過簫而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

道也禁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爲殺然爲以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而多陷之是有取死之道焉尒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循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不齊動无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无其資不可使遵道田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怫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无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怫其性即雖令不從也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懷之則功名立非有道德无以樹功名也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无爲以

成其大洼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
无爲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
无事不自奉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肖之地
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公正脩道即功成不
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
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尚強固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用長處不道故謂物反）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
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
陰與陽有貞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
光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
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无爲也守道周密於物

不宰至微无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无物故能周恤至大无外故爲萬物盖至細无内故爲萬物貴道之存生德之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无以道迕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辯形色所推然雖尋之无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貞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无爲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冥乎仁壽之域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交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爲一必中去度而復乎初也夫道至親不可踈至近不可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迫於理德者撫育萬物義者極弱扶危理者應於機數聖人之道於物无有道挾

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形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智出亂真則生法詐善起於矯三者既變聖人林示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任於茲也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亂雖有神聖人何以易之去心智故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裒萬人被之不福是故重爲惠惠重爲暴即道迂矣爲惠者布施也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於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於道无功而厚賞无勞而高爵即守職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也无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脩身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无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

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也故國有誅者而主无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脩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无迹田墾辟而无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无驕與之危刑者无哀惻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若脩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无爭訟田野滋稼穡故太上下知而有之言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王道者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各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絶於好憎敦乎樸素狹而不親文无害質物類衆咸歸自然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无

容无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无端化逐如神虛无因循常後而不先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於天魄者陰也殺也受於地是各守其宅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大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乃上合天太一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唯默唯默无容无則无大无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虛无之間常後不先冥冥能曉故曰至真也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无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国則羣旦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无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善用衆者天下无強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无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

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无棄人物无棄材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无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唯能變通循時應物无滯謂之无爲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蹏乃鳥反泥用輴敕倫反山用樏音贏屨遺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

窮也故常虛而无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官无隱事國无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无不以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迩同風君臣一意官无僞祿市无表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海順之
神農形悴毳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戀賣管仲束縛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於天下之利除萬民

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自神農以下形躰癯悴手足胼胝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禄不耕而穫黍也者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无爲虛靜无有忽慌无无際遠无所止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是謂大道之經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无常得一之原以應无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員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耀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昌也

天員而无端故不得觀地方而无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无形狀地生長无計量化乎无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无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无勝所以无勝者以其无常形勢也輪轉无形象

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无物故物物而无窮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已而動天下爲鬬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已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已用无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已有

通玄眞經卷第八

下德時有澆漓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克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逝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順末在乎適中下世遺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化也其次正法謂刑罰也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形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祥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絶法令興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言明君賢佐何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傅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蓋覇王之功不世立也言不世世而立但明哲者居之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出之君得不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于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重累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並興猶居閑曠之地志聘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遠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祝壽信不虛語故曰知和曰常知

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和則與天地為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无為適情辭餘无所誘惑循性保眞无變於已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凡人易於為善而難於為惡今之以為大患者由无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无欲也无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志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

恒滿而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
圍寒足以温飽七尺之形无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
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故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内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
已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强者也强在衆力不在已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已故人皆我心乃得人之心故爲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
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
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君不高臺榭不廣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榮華之情非體於虛无道德則不能去也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
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无奈何知生知命无憂无懼目悅五色口

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强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无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无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无益於持天下矣聖人治天下在於治身安人非徒尊位重勢故有道者人戴之无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已唯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保道守常聖人之治昏氣逆德昏主之用不開尚賢之路塞无取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无以治物非君无以治人非性无以通德非德无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无邪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為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已反已者見本性之衷欲即萬類都息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有道者能遺物反已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无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

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无以反性自於治物至於脩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凶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无以復其真也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綵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烏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无適於天下聖王託於无適故為天下命得諸己者在於平意意之平者心不私外物目不視綵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塵不起欲浪不翻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烏而生上下離心烏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烏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也一人正則天下獲其安一人亂則万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

能膚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性既合真雷霆迫而不驚明以照諸陰陽惑之而不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得於内明於外得於一通於万无烝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輔而積惡神明咎然氣類相召善惡无差勿謂混冥之中无報應之效也已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害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仁以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斷之男女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正之性命之情搖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節之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自貴仁已不救弊之謂非爲至德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爲仁義不害而道德定而天下而民不淫於綵色

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脩也道德者天下之大无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礼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絶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憫世之衰而无道德故貴仁義礼樂制節其性和樂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胃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謂真人機械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曰貞明宿離不忒凶悖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无遺行工无苦事農无廢功商无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易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无爲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俱樂其生故易理而不乱四民得其所即貴失其勢即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不責成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聰敏給數不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敖世忽俗不可以爲儀表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凡數者治世主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道術与時消息者則与爲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

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儁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治在適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无煩飾辯但量能処位无世无之豈待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即飾智而誣矯以求僥倖由鳥獸窮慮則拂忤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

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无爲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求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樸散亡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脩其業通乎自然藏於天府取之不減与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粮萬物者也搖光斗標之望揭運於中制以四方万物主之以爲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

怒也故閉其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无形精炁反於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在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无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言行无缺故禍害无及於身止死不係於懷是眞人得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況常人哉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无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无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无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藉於无私故平爲

之立正焉之存令焉之行不殞德於外不匿怨於內任道而死百姓不知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无破舟之意木无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焉也明治国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国者国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息智即不乱忘心即不險絶視則不眩皆忘之也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无爲之爲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誤耳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无不通故无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无窮失国之亡者何也以无正道故亡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爲而不恃者德也无爲之宗應於无窮者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中遠獨賢於己不修其道立見窮屈夫人君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无不勝也衆智之爲即无不成也千人之衆无絶粮萬人之羣无廢功

工无異伎士无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予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度己身見他人之性善用衆者可以傾河竭海善用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責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勤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厭也在於簡易故无勞厭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无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宜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不失其宜君者用六律与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昭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无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玄古帝王道以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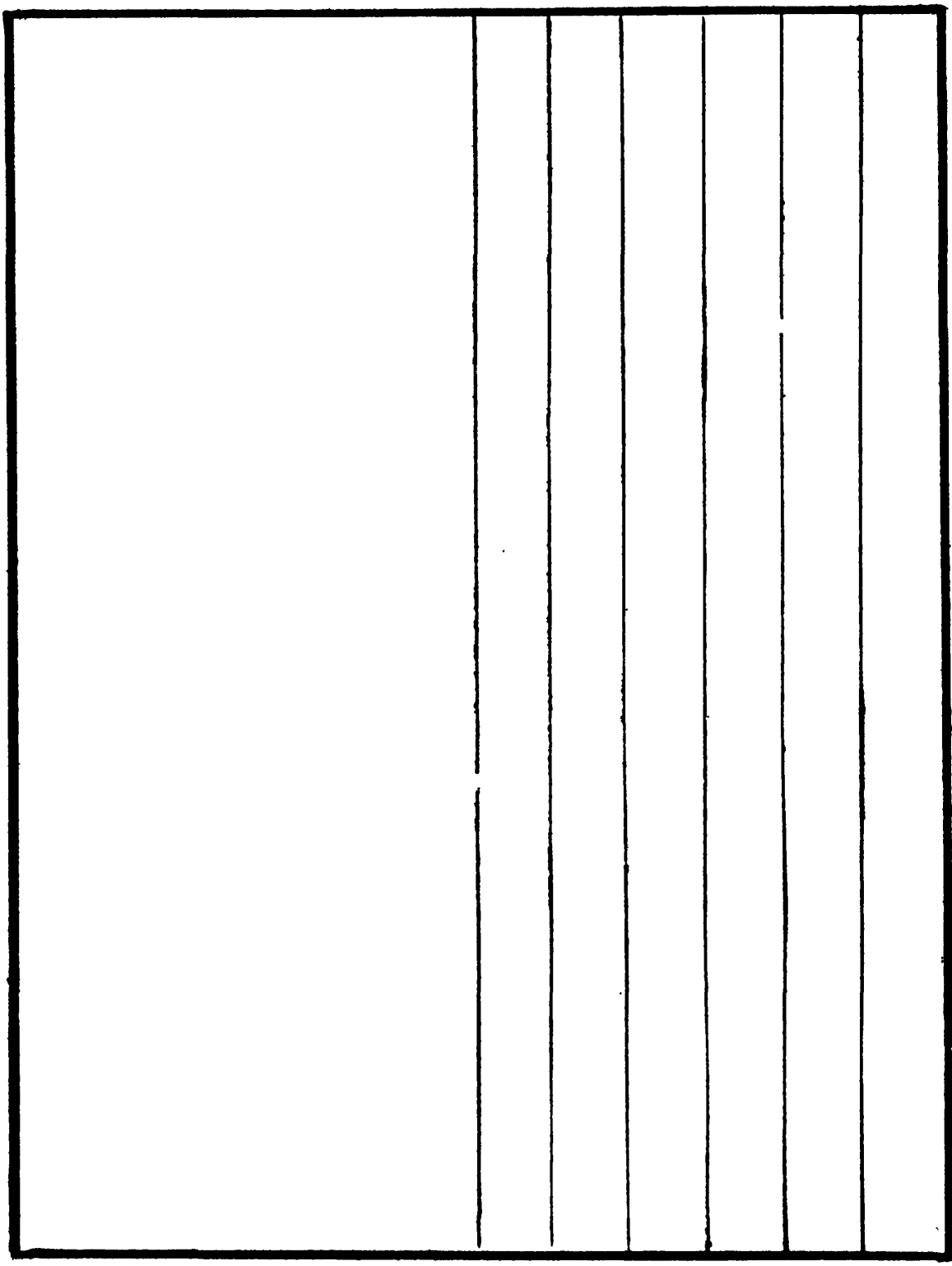
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愛也三王以仁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无道也伐亂禁暴興賢廢不肖臣邪以爲正懷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令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體陰陽即寢王者法四時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夫三者不得恃唯有德者王也

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无與禦（音御）善戰者无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任政術雖小必昌存万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驅民於立屍之地必敗者也

通玄眞經卷第九



通玄眞經卷第十

上仁 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无此四者則民不歸也自上仁已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脩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鬬明主者脩身以靜養生以儉上无亂政下无怨民則賢自爲謀勇自爲鬬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貪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无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殫天下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目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昏也

老子曰非恢漠无以明德非寧靜无以致遠非寬大无以

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眄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條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此明君治国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而達故軒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邪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佐也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踈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

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内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无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恣口以害生雖家无儋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之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己无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

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身苟未治而況国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无名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道隱小成言隱浮僞）故死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无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

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明洞見未然不以小蔽大不以煩易簡也河以委迤故能遠非一勺之水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撮之土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首之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句弦大小適中治國者貴賤皆當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忒同忒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同忒者无德而稱同義者救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无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帝自然无爲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无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兒爲之者也五霸誠不由中物无應者故雖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无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治存道要亂存法多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无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无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己則智有所因明有不照則守職阿上有司正法故无辜受戮有功者不賞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絶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求之无御相之

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夫人主居上以御羣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其由乘馬假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爲難也人君之道无爲而有就也有立而无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爲上者常能制人不爲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无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閉无欲无害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有用即爲之未有爲而不用也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萬物蕃殖春伐枯

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杪以爲民資生无乏用死无傳丁戀口君能保和反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麛卵上襖下倘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極物也豺未祭獸罝罘浮音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穀音遘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音飢年不得食皆以其時不妄害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无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氣發動上達于天將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養之有宜取之以時不乖其道所以富国寧家非目見而足行之欲利民者也不忘乎心即人自備矣以心揆物以身觀人何假陽眉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

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无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无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蹍音隻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无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闇主之治天下也如彼

老子曰天地之忒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万物得以生成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

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規矩也卷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无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与亡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者不

備諸人也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脩道德即正天下脩仁義即正一國脩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是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内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无此四者民不歸也不

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養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亡凶器不宜妄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

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内哀樂不能遍倡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脩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絶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

非譽无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興以仁義節以禮樂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逾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華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煩飾情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與騶逐走即人不勝騶託於車上即騶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主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无安君有憂主无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无高義取无多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无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取安古者无德不尊无能不官无功不賞无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

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妄退小人則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敏今時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髊音寺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君子察實无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祿也不聽者暴主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言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危亡有臣如此何憂爵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祭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則禍患无由生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禮而敬長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无爲非者寡矣貴不期驕自至富不辦奢奢自至處乎貴不明道德使不爲非者鮮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

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觀學知道承教无類入芝蘭之園必染芳芬之氣也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故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爲天下者无爲而无不爲也不生民事故曰无爲因民所利而无不爲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无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容曰與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見也治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懈怠下文並釋與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

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无爲而无不爲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通玄眞經卷第十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其虛无可謂達矣非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終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爲本形體爲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其真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令以齊之法令遺仁義是遺手足而貴冠履也重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其若棟任國其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

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毀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未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夫事不師古不遺道不可爲國法便說掇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恢怪譎詭之術非天下之大道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御馬齊輯音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

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道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辟爲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紂爲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爲人所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夫治道所貴適時而已不在數變爲務也誦先王之

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爲即言而非道也持石爲玉即石而非玉也）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音律已定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曲節即殊故宜變易）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登閬峯者非凡乘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順於人即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虙犧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者夏禹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從末世峻法而詐故无爲爲化易有爲爲治難盟誓不禁刑戮隨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動用乖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員鑿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守文而无變通者自以爲治猶持方內員安能適中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雖愚必用理乖雖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

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於己則民禁於彼也縣法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和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无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无爲无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立君置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无枉法天下之治何足難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禁姦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

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方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无越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即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

廢置不可審也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令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問其小節人有大譽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疎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无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

无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无遺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涔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非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即觀其所施濟物也窮即觀其所受非義不爲也賤即觀其所爲非道不處視其所患難以智勇因其患難方見仁賢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渝濫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不妄取也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成人如此則人情可知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見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

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爲其可爲者殺其可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爲善至今稱之桀紂爲惡至名不滅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慎爲不善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且爲稱孤之客夕爲暴屍之人皆愚瞶之輩非君子之倫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比傷時无仁義故切論君子死仁小人死利也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矣无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

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以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濟頓溺立功名者觀其機危竆合瞬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竆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絶赤帝爲火炎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爲天下除災害故不得）教人以道道守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榮紂也）所爲立君者以梦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

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徹悟乎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僞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无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

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用之有

老子曰覇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矦其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户而内之
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臨明告
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辭誓衆以罪問敵亦非容易而
動凶器百姓悦戴唯恐不至殷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者也
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
其功爲身求者不能立其王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
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
之兵以强凌弱恃大侵小戮无辜害有
道圖覇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内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
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
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
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强

約束信號令明而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修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習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

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難故不懼雖宜不顧子說思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孝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義君内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死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第十一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萬物无相侵害故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謂天下漸失其本德煩而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為衰世也）及至神農黃帝數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形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

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无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攄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之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攄性絶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其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羣生純樸萬物大優自伏羲氏逮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霸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

曰名可名非常名也北之衰物不淳一各生異情遞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爲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无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示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礼非礼乖於道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逾其政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墩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饑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

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太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常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及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其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聖人建事之初意樂則歸神杜淫書

以領理百事圖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僞圖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无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无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爲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

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大治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澆而

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爲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强爲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无有盜心哉故知其无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於已萬物變爲塵垢矣（道備无爲之事害歸有欲之人）故揚湯止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親道莫若无欲）

止沸在於去薪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僞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熳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

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礲蠪消銅鐵麒麟
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
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
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
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蚌求珠肆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
失所雷霆以恐之霜雹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
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沙鹿崩計人
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
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无罪
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物不得不灾危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
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

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遠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无立苗路无緩步金積折廉璧襲无瑕殼龜无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饑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常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驕主恃其威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錐刀之末伏尸流血无時暫寧豈爲有道哉聖賢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

譊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游人至察衆不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无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爲政以苛必敗之由爲革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太察下不安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

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无數此明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夫德雖均人卒衆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无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也

通玄眞經卷第十二

吳門徐元圃刻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集成初編

通玄真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注者　徐靈府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